

特赦战争罪犯大会



揭秘**功德林**的**牢狱**生活

上百名**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和**特务分子**

令世界惊讶的人生**180°**大转变**真相**

这些人或是上万军队的统帅，或是一方省市的负责人，或是手操生大权的特务头子，都曾有过不可一世的过去，在一个瞬间沦为阶下囚……其巨大的人生落差、跌宕的人生经历、难解的心结，无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他们的巨变……无一不谜一样吸引着人们。

沈醉，作为亲历者，面对这样一个分水岭的问题，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幽默，为我们娓娓道来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他甚至发誓，如果读者不信，

他就再写不出一本书来。
他**沈醉**◎著

囚徒

沈醉讲述高墙内的战俘生活

SHEN ZUI JIANG SHU GAO QIANG NEI DE ZHAN FU SHENG HUO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囚徒

沈醉◎著

沈醉讲述高墙内的战俘生活

SHEN ZUI JIANG SHU GAO QIANG NEI DE ZHAN FU SHENG HUO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囚徒：沈醉讲述高墙内的战俘生活 / 沈醉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 1

ISBN 978 - 7 - 5034 - 2333 - 8

I. 囚… II. 沈… III. 沈醉 (1913 ~ 1996) —回忆录
IV. 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67312 号

责任编辑：韩淑芳 张建安 封面设计：岳 岩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印 刷：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102600

装 订：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102600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787 × 1092mm 1/16

印 张：25.5 字数：300 千字

印 数：6000 册

版 次：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9.8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前 言

沈 醉

这本书是1981年我去香港探亲访友时，应老友陆铿之约而为他主办的《百姓》半月刊撰写，专供港、澳、台地区及海外读者阅读。当时，我在香港只准备写几篇应付一下，不少老朋友知道了，向我提出一些写作意见。有较多的人认为，应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暴露一下被中共俘虏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在监狱所受的苦难折磨和非人待遇。我听后便笑着指指自己说：“请各位仔细看看我，像受过什么折磨和非人待遇的人吗？”一句话惹得他们都笑了。当然我还作了不少具体说明，以我已快到古稀之年的人，比他们都健康、敏捷，用生动的事实来反驳了他们。也有些人说：“长年被囚禁在高墙之内的人，除每日愁眉苦脸作楚囚对泣之外，还有什么可写？”我回答很简单：“如果我写出的东西，不能让你们发笑而是使你们看后为我们而难受时，我便从此不再写东西，以示惩罚如何？”他们异口同声回答：“说话要算数，我们等着看你的大作。”还有人问：“你不先请示就写东西，不怕受处罚，还是准备不再回去了？”“我写东西有充分自由，这是祖国宪法给我的权利，请不必为我担心。”我回答说。这些人还是不相信。所以我写好一篇，就请他们看过后，即送《百姓》半月刊社筹备处，有时还请他们代我送交陆铿。有两位老友曾好心劝我：“你可写的东西那么多，为什么要写这些乏味的东西呢？”当时我很诚恳地把我写这些东西的想法告诉了他们。我认为，我写这些东西不

但不会使人读之乏味，而且还会边读边笑。首先是集中上百名的国民党高级党政军人员和特务分子于一起，长达十年以上。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事，该有多少可写的东西啊！其次，集中这么多中年以上的老人，都能在失去自由、完全改变他们过去的生活环境后，还能活得这么健康、这么充满信心和希望、这么珍惜自己的后半生，这也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三，这些人过去都是自命不凡，有的是上百万或几十万、几万军队的统帅，有的是一个省和一个方面的负责人，有的是掌握生杀大权的特务头头，只经过十年或十多年的改造，思想上就能起这么大的变化，而且能经受各种考验而不动摇，这也是不可想的吧！第四，这些过去都是积极反共的专家、打手，只经过这么短期的教育改造，便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都成了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社会的人，这不能不说是奇而又奇的吧！

陆铿对我的启发和鼓励，也是起了主要的作用。他说：你长期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还不得，我到了香港，也到过台湾和日本、美国等地后才感到，这些人不但过去在国内享有盛名，今天在港、澳、台和海外的中年以上的中国人，迄今还有不少人不忘记他们，其中有几位还是全球的知名人物。这些人是中国一代的统治阶层。将来写中国历史时，不少人还会被写上一笔。特别是在台湾和海外，他们都有不少亲友，现在还在关心他们，希望了解他们被俘后的真实情况。你有责任和义务来报道他们，因为这些人中不少都已届古稀以上的高龄，愿写这些内情的人不会太多。你们年轻点的不写出来，难道让后人去胡猜瞎写吗？这些话的确打动了我，所以我不再推辞而答应继续写下去。

我当时的想法，写这些东西，应当有一个目的，就是如何把党的宽大政策和改造政策，通过许多具体生动的事例来说明，以有利祖国早日得到统一。所以我在写这些东西时，学了港台人写东西的轻松笔调，在笑谈中来暗示出党的政策，所以我边写边看别人的东西，也随时向陆铿等老友去请教，我在香港虽只一个月，却写出不少。因我有早起早睡的习惯，而我早上5点起床，有些人还刚刚入睡，得10点后才开始活动。我每天几乎有五小时左右来写，



我原打算写完十来篇就算完成任务，回北京后便不再写了。完全出我意料，《百姓》半月刊于1982年2月1日第17期开始连载本文后，很受读者欢迎，特别是台湾一些高层军政人员更是每期必读。陆铿眼看我留下的稿快要用完，便一直催我再写些寄去。香港几位过去劝我不要写的人也来信鼓励我多写，所以我在北京又写了些寄去。1983年，陆铿去台湾见了那位最高领导，他也说：“见闻写得很有趣。”《百姓》半月刊主编胡菊人先生也说：“我每次校读‘见闻’时，都感受到很大兴趣，本来是一种‘不自由’、‘劳动改造’、‘思想检查’、‘等同囚犯’，并随时有被拉出去枪毙的恐惧心情之下的见闻，应该是很‘痛苦’的事情，然而作者笔下给人的感觉却是一种‘苦中有乐’的兴味，一种身在局中而心在局外的‘静观’而得来的‘逸趣’。”我对这种过奖之词，深感惭愧，我只觉得人的苦乐观各有不同。有些事既可看成“苦不堪言”，也可看成“机会难得、乐趣无穷”。这可能是由于我过去的生活经历的关系。我过去遇过不少惊险万分的事，常常化险为夷，所以对许多事便养成听其自然，从不去自寻苦恼。有一种随遇而安得过且过的思想在支配我，因而对什么都满不在乎，就这样混过去了。

这本书，是根据我的回忆和日记写成的，其中有些地方“冒犯”了几位“同学”，这不是我存心丑化他们，更不是借写见闻作人身攻击，希望文中涉及的几位“同学”，特别是他们的家属给予原谅！如确有写错之处，请指出，当予更正。

1990年9月

001 | 前言

001 | 熟人见面悲喜交集 首长客气小官面“左”

沈醉回忆：看到不少在谣传中和国民党报纸上曾刊登过“已被共产党枪决”或“惨遭杀害”的康泽、范汉杰、廖耀湘等一大批“死去了”的人时，几乎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人真的还活着！

007 | 思想改造为主 劳动改造为辅

沈醉回忆：缝纫组最爱闹笑话的，要算四川老军阀王瓚绪的儿子王泽浚军长了。他和别人坐在一起学钉纽扣，那只拿惯了枪杆子的手，刚把针用力一抽，就听坐在他旁边的人大叫一声。他扭头一看，一针正刺在那人的颈子上，登时血流了出来。

011 | 为发明，黄维改造难 医风湿，康泽让蜂刺

沈醉回忆：比起黄维立志为全世界人民造福的伟大愿望要渺小得多，康泽也想研究出一种治疗风湿病的简单办法，不惜以自己的身体来进行实验。这位曾任复兴社书记长和“十三太保”之一的军事委员会别动队总队长、自成一系的特务头子，坚持让蜜蜂蜇一百下。

沈醉评说：“老天未免太无眼睛，为什么让这个立志想为风湿病患者创造发明奇效验方的好心人，白白被蜇了一百下，一点成绩都没有呢！”

015 | 装腰痛，汤尧骗酒饮 患淋病，战犯当实例

沈醉评说：“国民党国防部陆军副总司令汤尧，有幽默天才。他不仅能文善武，而且是一个青帮头子，懂得的花样很多。每年春节的联欢晚会上，他能表演京韵大鼓、八角鼓、相声，真是说唱俱佳、多才多艺的全面手。”

019 | “六一居士”梦中常呼新妇 “两广总督”狱中时怀旧情

沈醉回忆：和“六一居士”相反的邢森洲，却时常怀念他那位曾被戴笠玩弄过几次、后被军统长期囚禁的姨太太。邢解放前职务是两广监察使，一般人却开玩笑叫他“两广总督”。因他自己讲过，过去做两广总督的也有被俘虏过的，所以我们在和他开玩笑时，便叫他这一外号。

022 | 张淦卜卦成败将 孙楚焚香念毛选

沈醉回忆：桂系军阀张淦，是统率广西三个军的兵团司令。他一生迷信阴阳风水，遇事必先求神问卦。在战犯管理所中，没有卦就用自己穿的鞋子来代替，连分配他一个床位，他都先要用鞋子卜过之后才决定。为了这件事，在管理所中就开过对他的批评会。最后，他还是表示，他死也不能改变他这一相信卦上指示的信念，什么人的话他也不接受。

026 | 宋希濂一棋不让 袁仲虎好提意见

沈醉评说：“在内战时的西南战争中，宋希濂和王陵基两人是当时被俘的高级军官中最重要的两个。所以被俘后，解放军报和四川地方报纸都大肆宣传，不少摄影记者去找他拍照片。他当时很抵触，火气大极了，对拍照经常采取拒绝的态度。他开始总认为，作为一个统率十几万大军的高级将领，竟成了战场上的俘虏，实在不是味……”

030 | “龙游浅水”黄维挨耳光 “鸟困笼中”汤尧遭批斗

沈醉回忆：汤尧和黄维对待别人批评是采取不同方法的。他懂得，在这种场合，硬顶别人会更加招来麻烦，最好的对付办法，是承认错误，自己大骂自己一通，装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便可平安过关……所以他每次挨批后，小组会上照例要他自己表表态的时候，他总是满面笑容地回答：“我诚心诚意地、愿意加勉。”这表示别人的批评是批评错了。

036 | 脱裤割“鸡”巴，误认惩罚严峻 脱胎换筋骨，惊叹改造艰难

沈醉回忆：这样憋在心里有四五天，有些大胆的便议论开了。有的说：我们过去杀过那么多的人，都不要我们偿命；而玩过几个女人，就要割鸡巴来惩罚，未免太过分了。有的便自作聪明说，这是因为人民政府的司法部

长是女的，她一定是站在女性的立场，对我们来报复一下。个别人气愤愤地嚷开了：“要割我的鸡巴，就先割我的脑袋，否则，我宁死也不愿当太监！”

040 | 失人和灵官扫台 缺地利将军送终

沈醉评说：“曾任江西、四川两省主席的四川老牌军阀王陵基，是一位心直口快的人。他不但爱谈过去得意的事和倒霉的事，连他被女人把两肩咬得流血的风流往事，也爱大谈特谈。这个人的一生，真可写成一部长篇小说。”

046 | 王耀武谨言慎行 庞镜塘循规蹈矩

沈醉评说：“在旧社会中的王耀武，是个拔尖儿的人物，他可真有一套升官与发财的本领。他是黄埔第三期毕业生。黄埔一、二期学生中，胡宗南这样突出的人也是少数，像他这样身兼一省的军事、政治要职的第三期学生，还没有第二个。”

056 | 范汉杰喜开玩笑 廖耀湘一本正经

沈醉评说：“提起范汉杰，在国民党军队中和黄埔前几期的学生中，谁都知道他是一位足智多谋而且十分有趣的名将。他在进黄埔军校第一期之前，就在广东地方部队中有相当地位了。他自己常常夸口说，蒋老先生虽是他的校长，但他在1918年至1920年间，就和蒋在

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部同过事……在黄埔学生中，他是相当引人注意而且一直受到蒋的器重。”

067 | 人生百态自我暴露 做广播操洋相迭出

沈醉回忆：从开始教广播操起，直到今天，我一想起那些将军们所闹出的笑话和大多数人的那种笨相，便禁不住笑起来。说来真是使人不能相信，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有些可笑的事，连想也想不出来。因为我教操是面对着这一百多位将军们，要教会他们，实在不容易。

076 | 张学良一语结心交 张严佛宽解感落泪

沈醉评说：“在军统系统当中，地位仅次于毛人凤、而资格却比毛人凤老得多的张严佛，为人一向正直。可惜他在年轻时得过一场怪病，病好之后，鼻子歪在一边，虽经过中外名医治疗，鼻子一直正不过来。所以，第一次和他见面的人，都会对他产生一种不明确的想法：“鼻歪心不正”，此人肯定不可和他打交道。”

083 | 问题交不清，黄逸公闭嘴 搞垮共产党，张国焘吹牛

沈醉评说：“黄逸公的问题，和我们不同，他没有什么‘血债’，但他问题的严重性不比我们小，主要是他和共产党的大叛徒张国焘在一起工作多年，对共产党搞‘打进去，拉出来’那一套。”

091 | 麻子方靖怕说同麻 刘嘉树厕所遇女鬼

沈醉回忆：方靖很喜欢与黄埔毕业的或江苏同乡等认三同四同……有天他在和别人认几同时，我在旁边插一句：“我们两人也是三同！”他愣了一下，我说：“一是同在北京，二是同一小组……”他还没有等我说完，便抢说了一句：“你又不是黄埔的，也不是江苏人，怎么能数得出三同呢？”我仰天大笑一声之后，便指指他的脸和我的脸：“还有同麻！”

101 | 贪婪成性，军长仍爱“小偷摸”

沈醉评说：“由于过去一向贪财，解放后用这些贪污来的钱买下的田地、山林被分给农民了，他再也没有发横财的机会，所以在管理所改造时，凡是能拿的东西便拿些，准备将来出去时，能够变卖一点钱。按照他的原话说是：‘牛虽丢了，也得把牵牛的绳子捡回来，总比空着手好一些。’”

107 | 恶习难除，战犯依然“惹不起”

沈醉评说：“一贯爱抓住别人小辫子不放的人，给别人抓住了自己的小辫子，这滋味自然是不好受的。聪明一点的人，大都是承认错误，检讨一阵，最好是骂上自己几句，一般就可以过关了。如果要和全组或多数人去胡搅蛮缠，不承认自己有错误，是很难顺利解决的。因为都是有一套的人，反正没有事做，天天开别人的

会，这是轻松愉快的事。”

115 | 李仙洲乐天知命 马励武牢骚满腹

沈醉评说：“李仙洲被俘后，很少发牢骚，说怪话。

他有他的见解，认为自己打败仗当俘虏，是一生中的奇耻大辱，也认为是‘天亡我也’！大有楚霸王的味道，不承认自己不行，而把最后惨败，完全归于天意，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他觉得老天这么安排了他最后当俘虏的命运，就安心当俘虏吧！”

124 | 曾扩情大而化之 处事也粗中有细

沈醉评说：“在黄埔毕业的同学中，一提起扩（读况）大哥，没有人不认识他。这一方面是他在黄埔第一期同学中为年龄较大的一个，又名列‘蓝衣社’十三太保之首；另一方面是他为人和蔼，平易近人，且乐于助人，只是有点马马虎虎……许多人说曾扩情‘大而化之’，是说他遇事不肯动脑筋；还有人说他幼稚可笑，我却认为他有点天真可爱。”

136 | 董益三专捡香烟头过瘾

沈醉回忆：汤尧说他有时也和老董一样拾别人丢的烟头。他很风趣地埋怨同学们抽烟太吝啬，全不像过去，吸到还剩五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就向下一丢；现在都吸到快烧

到手指头了，还要狠狠地吸上一口才恋恋不舍地丢掉……这些人过去的生活那么奢侈，谁会料到竟会去捡香烟头。

144 | 康泽谈襄樊之役 罗历戎想回锅肉

沈醉回忆：只要一提四川菜，罗历戎总要大谈如何做回锅肉，而且每一谈到回锅肉，他总是边谈边流口水，感到回味无穷。有次为了谈如何做好回锅肉，几乎闹了一场误会，差一头发丝那么一点点距离，就得挨一顿批了。

153 | 王泽浚不为寒土建公寓

沈醉评说：“王泽浚的个性也是十分爽朗，很可爱的。我常常为他一声惊叹而大笑，杜聿明却最怕他这种惊叹声。我们在缝纫组工作时，只要王泽浚用四川口音大叫一声‘哦哟！’杜聿明组长就要为这一叫声而捏一把汗。因为，王往往在弄断了缝衣针或弄坏衣车和把衣服弄坏了的时候，才会发出这种叫声的。”

158 | 周振强不怕手脏脸黑 大敌临金华决心不走

沈醉评说：“周振强在管理所有个绰号叫周老黑，后来他又被同学们称做狗熊。这不是侮辱他，而是对他的爱称。因为他不但长得黑不溜秋的，并且气力很大，什么脏活、累活他都抢着干，从不挑轻避重。”

167 | 杨文琼仍爱粉面油头 狗皮膏药论男女结合

沈醉评说：“我经过昆明、重庆、北京三处的大号监狱，都是有上千的犯人。一般说来，人到失去自由后，是不讲究仪表的，即使没有坐过牢的文人墨客的笔下，也总是爱用‘蓬头垢面’来形容这些人。当了犯人，而且成了战争罪犯，还一直保持着粉面油头，可能是闻所未闻吧！有没有第二个或第三个，我不敢说。但杨文琼的爱收拾头面，则是我亲自所见到的第一个。”

173 | 绿化基地没人逃跑 偷吃猪肉腹泻八次

沈醉评说：“说也奇怪，我们这几十人在这里劳动了一年多一点点时间，居然没有发生过逃跑的事，甚至连企图逃跑而被发现或引起可疑的事都没有发生过。这不能不引起我的好奇心，一有空，我就研究，为什么在这样方便条件下，没有人想到要逃跑？这真是想象不到的奇迹！”

179 | 画地为牢，人人遵守 指山作界，个个不违

沈醉评说：“经过这株自己费尽心力培养的葡萄被风雨摧毁后，自己当时所产生的那种仇恨老天爷的心情，总算得到了一个还不完善的答案：凡是经过自己劳动创造出来的果实，一旦被别人夺走，便会不顾一切豁出性命来保护它，夺回它……这就是一种反抗力量吧！”

187 | 娄福生善于取巧 阎锡山如是我闻

沈醉回忆：娄福生在我谈到阎锡山时，他认为阎的部下对阎大都很忠实。他曾不无讽刺地告诉我，中央军许多将领在解放战争中被围困时，不少人向蒋介石表示：“与城共存亡。”他说，还没看到真正有什么将军与城共过存亡，而大半当了俘虏和投诚起义或放下武器了。而阎锡山留在太原“死守待援”的一批部下，却的确做到了“与城共亡”。

194 | 邱行湘以力服人 守洛阳未共存亡

沈醉评说：邱行湘，“提起这位将军，在战犯们当中，无论是他那个组或其他组的人，对于他可以说有一半人点头称赞，有一半人摇头不满。用句文雅的词，即‘毁誉参半’。而他自己呢，却一直是我行我素，从不为别人的毁誉改变过他的倔强个性”。

202 | 覃道善乱抓棉被当大衣

沈醉评说：“覃道善是陈诚军事集团中的骨干，从下级干部一直提升到第十军军长。据他说，他从小就命大福大，多次在战场上几乎死去，都能化险为夷。这次判了死刑又有这个转机，所以他相信他以后还会过上好日子。”

210 | 李以勳大叫没一点空气

沈醉回忆：李以勳犯神经分裂症，与一般人说错话不同，他是憋了一肚子气。因有些人讽刺他，说他是冒充投诚人员想当官而不想接受思想改造等许多难听的话。他越想越气，后来发展到语无伦次，有时甚至白天见鬼，一会说床铺下面有什么人在叫他，一会又是门背后有人向他招手。

217 | 章微寒愿当小木匠

沈醉评说：“章微寒是北京战犯管理所中仅有的一位上校级军衔的军统浙江省站站长。……但公安部门则一向把军统特务的级别总是提高一级来对待，所以他虽是上校，也还是和国民党将军们一起，作为战犯来改造。还有一说：他是在解放后自首投诚的，虽犯了错误，还是对他有所照顾，所以把他选到北京来。”

222 | 岳焯远宁做补鞋工

沈醉回忆：有天他身体不舒服，我代替他一下，满以为此活轻松，等我把工具一搬出去，同学们劳动后连泥带土的臭鞋子便送来好几双。先得用粉笔画上什么地方破了该修补，还得检查能不能修补。有些将军为了争取当勤俭节约的标兵，不领或少领新鞋，一直穿到“前面长出生姜、后面生下鸭蛋”，还要请修一修补一补，完全不替补鞋的人着想。